

水的文化理念

報告人：郭中端

- 民國三十八年生
- 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都市工學博士課程
修了
- 現任環境造形研究所代表

評論人：夏鑄九

- 民國三十六年生
- 美國柏克萊大學建築博士
- 現任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黃寶德

- 民國二十三年生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院碩士
- 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水的文化理念

郭中端

前言

風水思想對於都市的全體形狀，常先作各種比喻，再以比喻來判斷都市的吉凶。其中「半月城」（像半圓月形的城市）一辭常被引用，半月形是指趨向滿月的上弦月形，風水的「形勢派」稱此種形狀的都市是可以期待其發展的吉相之地。反過來說達到滿月之後就是步入衰退的期間。以此比喻前清的台灣府（今台南市）是已滿月期間的都市，而目前的台北市則是步入滿月期間的都市。

台南是前清時代台灣最大的都市（台灣府城台灣縣城），三面陸地一面向海，由舊城包圍的台灣府城，大局上海岸部分做爲弦部，「弧其東南北，而弦其西，俯瞰台江，形家以爲半月沈江之勢」在台灣縣志內因此稱其爲半月城。台南城在清代末期海岸已向外移，日據時期已呈滿月狀態。不論風水各家如何論之，台南的發展以現代都市計畫的觀點來看，確有向海填地發展之必要，但是如果在都市計畫規劃時多考慮一些水面與河川等水環境的問題，例如在建設時，保留運河

做爲都市的環境軸線，或保留一些水際岸邊的傳統親水空間，做爲歷史文化傳承之地，相信都會比現在有更圓滿的環境。

淡水河，由南向北，切開台北盆地經流關渡而出海。台北市據盆地之東側，自然河道圍繞市區，形成新月形，但近年來市區急速發展使市界愈加擴大，爲了保護沿淡水河側之高密度集住區，河堤年年加高，自動放棄數百年來的親水環境，斷絕台北盆地人與水的關係，造成地面與水面、人工與自然的比例不能平衡，市形雖尙未達滿月，都市頹廢的徵兆已若隱若現。

消失的水緣

人與人的關係沒有比血緣更濃的緣，也沒有比水緣更廣的緣。人類與水最初的遭遇即是胎內的羊水，且一生中維持生命不可或缺的也是水。但除了飲用水外，居住環境中人與其他生態的關係無處不靠水的結緣，水緣是形成「水」文化的基礎，却因水「隨遇而安」的性質常遭人忘記。

隨着科技進步，人類長久以來在水環境上所下的工夫誠不知其數。而其中有許多是歷經歲月至今仍被人們惜愛著，例如羅馬的多雷比泉水，當初是羅馬市民們生命之泉，千年之後雖不再飲用，卻仍是該市的象徵，國際觀光聖地。義大利威尼斯的水路、中國的大運河，至今仍是日常生活上必須的交通要道，同時也是都市景觀的主幹。這些不過說明都市環境的形成過程中，水環境的存在與展開，是人類生態、生命生存上必要的手段，也是社會文化產生的途徑。從庭園中荷池流水到都市環境中水的多樣利用，其方法千變萬化，隨其風土環境中水源的不同，各有其一套獨

特的水利用方式。只是這些以水為中心的歷史文化，往往因為水利用系統的變化、交通系統的變化、生產系統的變化而使水環境變化，導致水文化消失。若說現代的都市化是建立在河川為主的水環境的徹底破壞之上也不為過。而現在的台灣，不只是都市中的河川水環境已消失，連鄉村中的河川水環境亦相繼消失中。此一問題的嚴重，是水環境的消失連帶著許多以水為緣的生活方式，文化傳承都因而消失，而且消失的速度已是不容我們再坐視的時候了。

引導集住化的水空間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農田的開墾建立在引水灌溉的技術上。水質水量影響到生產以及生活的品質，圳渠引來的水不止是灌溉使用，還包括供應聚落中之生活飲用及雜用，生產防火使用，甚至較大的圳渠兼供交通使用。

中世以後，人口增加，水田面積的需要激增，灌溉技術普及的同時，水田的開墾也越來越接近河川的低窪地區。這時，許多河川灌溉工程同時也是治山防洪的工程。

近世以來，水利工程上治水與利水之相輔並進已是常識。築堰築堤的同時設置水閘門與水渠，以水閘門控制水量，以水渠引水至目的地，途中的分水不只是供應農田用水，尚包括水路附近村莊的生活全般的用水，同時城鄉內沿線的許多中小河川亦與此等渠圳相連接，集住地區的發達多靠這些河川，圳渠的網狀水路系統的完成而成立（中國江南水鄉即典型範例）。而日常的生活用水在沒有自來水的時代，水路所扮演的角色，超過今日所能想像。

水環境調查很清楚的證實，水邊空間是人類集住環境中不可或缺的環境條件之一。流水本身對環境即具有以下的效果：①自然環境要素——泥土、植物、濕度、氣溫等的蘇甦源動力。②包括人們在內，對所有生物全體（生態全體）附以滋潤的作用。③對地區的微氣候具有調節的作用。④對於種種排泄物（生物）有洗淨的作用。⑤農田用水及其他產業用水。⑥防災及一般生活用水。⑦兒童遊戲及市民休閒去處。⑧都市的開放空間。⑨環境保護意識的媒介作用。（包括自然河川的水邊空間與生活行為連結愈密切者，愈易產生環境保護的連帶意識。）

線狀的水空間（河川、圳渠等的水邊空間形成的環境）不僅對物理的環境，尤其是社會環境影響很大，這些線狀的可以與水接觸空間的存生，對其附隨的自然環境具有保障作用。也就是說線狀的水空間是提高生活環境品質的基礎條件。同時以河川，圳渠等水空間，為居住環境的主幹時，因河川等水路特有的條理性，可以使集住環境的空間之形成與演化，因勢隨緣，與環境之紋理性格自然相融，有機組織化，並使之風土化。

因此都市內河川水路等的水空間的破壞，不僅是水環境及其獨特景觀的喪失，亦意味著河川水邊生態的存在價值的放棄。忘記水是集住空間秩序形成的緣體，是環境品質的指標。

輕視水為緣體的環境效果，亦即忽視水環境的價值，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即為污染河川、河川水路加蓋、水邊濕地的填埋等等。將水邊空間轉用他途的結果，就是引起目前都市環境品質低落，造成集住環境（都市環境）的沙漠化等現象的發生（包括物理環境的沙漠化及社會環境的沙漠化。）在水環境調查的過程中，我們一貫特別注意的是尋找出該地區的水利用的原型，亦即以水為緣體，自然發生的水的利用形態，以及景觀形成背景等等。要接受水所帶來的環境價值須經

過定居，經過長期間的與環境融合，才能孕育出與該水邊空間尺度相應的形態。當人與水結緣時，亦為本土人文環境形成與文化啓蒙之時。

台灣文化的根源

打開台灣的地圖，中央山脈聳立其中，山高水急，可以開發利用的平地除了河口外，實在有限。事實上早期台灣的開發「水利用」控制了「土地利用」。從移民登陸的第一步開始，如何與河川共處就是最大命題。河口港隨著雨季忽東又忽西，河邊地也是變化不定，利用河水沖來的大木倒木做建材，利用上游沖刷下來的泥土耕作，並利用河川做為交通孔道，漸漸往上游往內陸開拓。這段期間，控制河川的流量與做好治山防洪是無人敢掉以輕心的工作，但水環境是豐富的水緣是深厚且廣泛的，漸漸陸地被開發，陸上交通發達後，河川的機能漸漸單純化，首先花錢花時間的河川浚渫立刻被有即效性的堤防所代替。一道牆，分開河堤裏外，水變得不容易接近。「治水工程愈進步，洪水量亦愈大」，都市侵占河川的範圍亦更廣大，隨技術的進步，堤防越築越高，都市離水越遠，人與河川關係越淡，水緣亦愈消失。「愈討厭水的都市，愈須要水」，水資源的開發愈往上游，治水事業也愈往上游，流域開發呈現上游指向時，相乘的效果是流域內的水供應愈難平衡。河川水環境在此種矛盾的心態下成爲都市化的犧牲品。

自來水文化與河川文化

都市的神話是「安全的土地」與「無限制的供水」。都市的建設是在「機械力與科學萬能」的前提下。都市不必討論資源的來源，只要考慮消費，有需要就必然會有供給，這是都市文化的特質。「水的消費量是都市文化的指標」這七〇年代初期的口號至今仍為都市所信奉，現代都市的文化因之可以簡稱為「自來水文化」。

今天，在都市內蓋大樓不必考慮由一戶變成百八十戶的供水問題，只要繳費就會有水。「水」就是「自來水」，是市政府的事，是機械的產品。由於看不到「水」生產的過程，人人只看到結果，享用結果。只要扭開水龍頭，「水」就會「自來」，用完了從落水口流出去。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與我無關，就與都市內人際的關係相仿，彼此無關。

對於今天的市民來說河川已不是「自然」，而是兩道大牆圍起來的大排水溝，若說河川上游是製造自來水的水庫，則下游就是都市垃圾的處理場，水庫的建設終究是巨大的人工廢棄物，排水溝太臭了可以加蓋供停車場用，垃圾太多了可以掩埋後做公園或新生地，土地比水重要太多，不須要考慮水環境、水資源等枯竭後，環境等破壞後再來考慮。何況流行的是「礦泉水」，水源與我「無緣」，更不必「飲水思源」（也許是外國產品），也沒有水緣文化圈的困擾，只要控制好商品流通圈，何須河川來滋潤都市空間？建立水環境與人的關係對於「自來水文化」都是「無稽之談」。

相對於「自來水文化」的「河川文化」，人們往往定義為前近代的文化，雖然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等現代的大都市都立足河畔，但滾滾河川，對國人來說好像是未開發的「都市遺產」，大都市裏河川與人的關係雖不若往昔親密，但未加蓋河川，仍然是環境的主角，沒有九公尺高的堤防阻隔，河川仍有被接近的可能。

以往河川圳渠都是用石塊或泥土開挖或修整出來的，用一分之水，須供給以十分的水。其他九分是浪費，事實上供應週遭水態環境的平衡，例如維持農村生活，供村民洗衣，洗菜，洗農機具，或是供村落內的消防用水，或是供推動其他農村副業的動力使用，或是供魚群生棲，或是提供農村休閒生活的去處，這些附帶的九分的用途，正是形成農村文化的根源。而城市聚落亦相仿，最重要的是這十分的「河川之水」的每一分每一寸，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每個人都可以清楚見到，明白了解。它是開放的閉鎖系統，在此系統內，人人有機會藉用水而結緣，它的水是又回到它的系統內。當圳渠隨著自來水普及而改爲三面混凝土建造的水路時，表面看機能（灌溉）專一，不會漏水滲水，整齊劃一，但是事實上混凝土隔絕了水與大地的關係，放棄了水與農村文化的關連。圳渠與自來水一樣變成閉鎖的開放系統，人人用水，但人人無緣。

結論

今年的水問題特別嚴重，不是乾旱，便是水患，水的過與不足，不應歸之於「天」，而是我們的市民對「水」的認識曖昧，我們的水政有危機。平常一般人認識的水只是H₂O，單純的物質

。在地圖上河川也只是細細的一條線而已。土地利用的基礎概念是和水完全分開，治水早已是歷史名辭，而自來水事業也是過氣事業，森林遊樂區的開發與水源涵養林是兩碼子事。

但是駐足大地，放眼時空，地圖上所描繪的那細細一條線應不只是一條線，那條線聚集了少人的命脈於一身，與大地的鼓勵同時反映著歷史文化的軌跡。那條線也應不只是劃分都市與農村的界線，更包括林業、農業還有下游工業與服務業等諸產業的關係。這條線應不只適用赤外線的顏色反應來判斷其污濁或清澈，更應當用廣角的視點來評估檢討它對自然環境，對社會人文帶來的效益，應當嘗試以新的河川空間構成方式去培育新的水緣，創造新的水緣文化。